

HuZhanfen

报春的蝴蝶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去年春节期间，电视机里，随着报幕“全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”的上场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：翩翩起舞的第一对舞伴，我居然都熟识，男的叫管胜雄，女的则叫柴瑾。节目引起了社会轰动。成立于1980年的上海时装表演队，说它当年“报春蝴蝶，轰动世界”毫不为过。40年来，多少人都去寻找他们的踪迹啊。

老管是我30年的老友，从没炫耀自己当年的“高光时刻”。而柴瑾，则是我太太的邻居之同学，因常串门而熟识。日前茶叙，老管先把往事慢慢道来。

1980年春天西方时装界对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有一次破冰逆袭。那就是法国皮尔卡丹时装队到上海的“秘密演出”。

他们选择了上海，也注定了上海将诞生全国第一支时装队。

观看“皮尔卡丹”演出的，都是“专业人员”，管胜雄彼时在某服装厂财务科供职，被临时抽调人民大舞台为“皮尔卡丹”的演出服务，只是偶尔一瞥，让

他们惊得差点下巴脱臼：后台只一道长屏风，演出的间隙，男女演员混杂一起迅速换装，半裸甚至全裸地相处，要多淡定，就多淡定，而我方的惊恐万状，反让老外惊惧不已：他们这是怎么啦？！

多年后，老管说起当年的感受，仍觉惊雷滚滚，坦承当时保守的眼光，那些西方男女“统统都是流氓”。

“皮尔卡丹”来袭不久，征得北京相关部门的同意，市手工业局（当时服装业归手工业局管）就冲破了无数的阻挠，成立了全国第一支时装队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象征，一个明确的信号。但社会上很多人觉得不对劲。“光天化日之下扭屁股，这不典型的‘腐朽’嘛！”而更多的市民则以空前的热情迎接这“报春的蝴蝶”，演出虽仍属“限制级”，但人们奔走相告，黄牛票跟斗乱翻。“老

克勒”“小克勒”都满大街溜达着。

时装演员都是从局属的78家企业、3.5万名职工中遴选的。要求面目姣好身材高挑。老管那天“泡开水”，迎面过来一个人对他一边打量一边嘀咕：“身高一米八，腔势十足。唔，就是伊了！”那个人说着就直奔厂长室，不久，老管就接到命令：收拾一下，局里报到。全脱产。

我们都被集中到“市官”受训，老管回忆说，第一批队员中就有柴瑾。当时，她是衬衫二厂的流水线工人，一夜之间“全脱产”了。

多年后柴瑾对我们回忆说，初到时装队的心情

既高兴又紧张，因为社会上的争议非常大，作为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某种象征，他们被请进了中南海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勉励，但在社会上她知道总有人暗地里指指戳戳，一些同龄人的表情道尽了“羡慕嫉妒恨”的微妙。

因为相互经常走动，太太回忆说，柴瑾在弄堂内非常低调，

台上风光无限，台下素面朝天，对照“音乐一起，风采立显”的高光时刻，柴瑾平日里为人谦虚实在，和舞台形象比，宛如两人。

很多年后，柴瑾去了美国。但和她的重逢却是一个意外。2020年，时装队当年的形体指导、舞蹈家黄月萍在徐家汇某饭店设宴，席间，太太向黄老师打听：当年您在时装队是否有个学生叫柴瑾的？黄月萍见问立即指着我太太身旁的那位女士——“这，不就是她吗！”

只是迟疑了片刻，两人同时叫了起来：“你呀！”“你呀！”

毕竟睽违了40年，差不多就是姑娘到“老太”的跨距了。春已深，只是报春的蝴蝶都老了。但那天，席间所有的酒杯甚至邻座的酒杯都向柴瑾们致敬！

老管说起
当年的感受，
仍觉惊雷滚
滚。